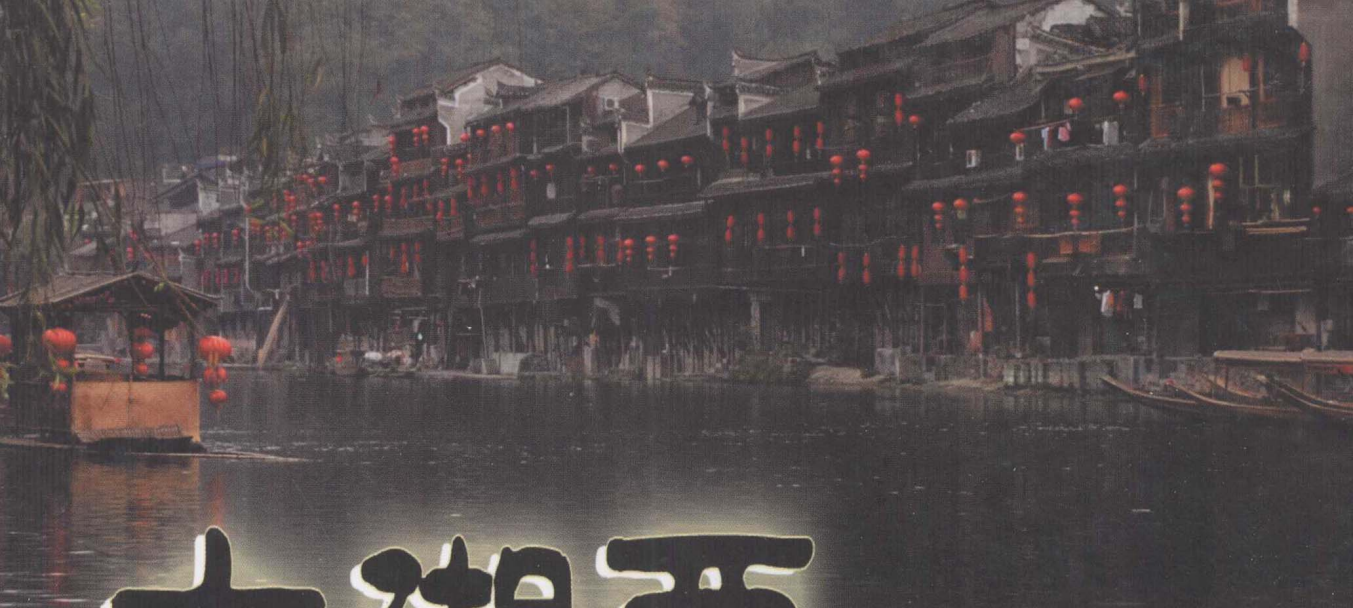




大湘西

系列作品集

李康学 著

第三卷

· 野火

· 神枪手

· 大湘西诗选

· 天门山之恋

大湘西系列作品集

第三卷 野火·神枪手·大湘西诗选·天门山之恋

李康学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目 录

第一部 长篇小说·野 火	1
自 序	/ 3
第一章 痛打兵差	/ 9
第二章 投军从戎	/ 13
第三章 顶上功夫	/ 17
第四章 邂逅登兰	/ 22
第五章 拜把结义	/ 30
第六章 惊风骤雨	/ 36
第七章 箕豆相煎	/ 40
第八章 负荆请罪	/ 45
第九章 侥幸被救	/ 50
第十章 香姑之死	/ 54
第十一章 奉令下山	/ 59
第十二章 祠堂审讯	/ 64
第十三章 解救金莲	/ 69
第十四章 将军嘱托	/ 74
第十五章 隐藏伤员	/ 80
第十六章 清乡会议	/ 85
第十七章 舍身跳崖	/ 90
第十八章 威逼巫豪	/ 95
第十九章 受伤被俘	/ 100
第二十章 关押获救	/ 104
第二十一章 临终遗愿	/ 108
第二十二章 针锋相对	/ 113

第二十三章	送马借粮	/ 118
第二十四章	突出重围	/ 124
第二十五章	云头山下	/ 129
第二十六章	交换人质	/ 134
第二十七章	打猎竞赛	/ 140
第二十八章	兴办学校	/ 146
第二十九章	元姑从教	/ 149
第三十章	金莲出嫁	/ 154
第三十一章	兴桐降生	/ 161
第三十二章	宣传抗战	/ 165
第三十三章	痛击日军	/ 170
第三十四章	小溪之战	/ 175
第三十五章	机智脱险	/ 181
第三十六章	狱中磨难	/ 187
第三十七章	牢房营救	/ 191
第三十八章	岩洞复仇	/ 197
第三十九章	古庙青灯	/ 201
第四十章	钩心斗角	/ 204
第四十一章	刑场救人	/ 208
第四十二章	迎接解放	/ 212
第四十三章	协助剿匪	/ 215
第四十四章	辞职回乡	/ 222
第四十五章	长眠青山	/ 227
后 记		/ 233

第二部 中短篇小说集 239

神枪手	/ 241
飞天虎记	/ 244
覃老八的匪事	/ 247
智除二虎	/ 256
白鹤展翅飞	/ 260
爷与孙	/ 262
年轻时候好闯荡	/ 264
不愿结婚的理由	/ 266
夜半噪声	/ 268

清明节的祭奠	/ 270
远方的诱惑	/ 272
长寿秘诀	/ 279
花儿为何凋谢	/ 282
书 缘	/ 286
非常人所理解的……	/ 289
绝 活	/ 291
惩 罚	/ 293
锣鼓圈洞的故事	/ 296
猫头鹰的信任	/ 299
聂屠夫的故事	/ 300
生存的最后	/ 306
苦楝树	/ 311
猫寨牛郎中	/ 317
鸽子花	/ 321
包头儿	/ 323
滕司令	/ 324
时间问题	/ 326
月光下……	/ 327
猴 娃	/ 330
天使与魔鬼	/ 334
第三部 大湘西诗选	369
凤凰组诗十首	/ 371
张家界组诗十首	/ 375
湘西土司故地组诗六首	/ 380
湘西红色根据地组诗六首	/ 383
乾嘉苗民起义故地组诗四首	/ 386
湘西各地杂诗十三首	/ 388
第四部 电影文学剧本	393
天门山之恋	/ 395



第三卷第一部

长篇小说·野火



内容提要

自小在湘鄂边界崇山峻岭中长大的贺文慈，年轻时因抗拒恶势力的追捕而投军从戎。1935年冬，红二、六军团主力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北上抗日，已升任湘鄂边游击队大队长的贺文慈，奉贺龙之命率部留守后方，从此与清剿的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经过多年斗智斗勇的较量，湘鄂边游击队终于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一批红军伤病员和上百个红色家属的孤寡老幼得到了有力的保护。解放后，贺文慈解甲归农，不久，因其经历的复杂，又遭受不公正待遇，直到死后二十余年才得以彻底平反……。

自序

数年前，本人写《大湘西匪殇》一书时，曾涉及到一个在彭叫驴子部当过第十大队长的人物，他的名字叫贺文慈。其时因为不知道他更多的情况，以至对此人的描述较为简略。

2007年3月，在北京的知名人士贺兴桐先生回到张家界，我有幸结识并陪他游玩了数日。期间，贺兴桐先生将一个称为“明幺”的亲戚介绍给我，我才知道贺文慈还有个儿子在张家界工作。“明幺”的姓名即贺学明，因是“学”字班辈，故贺兴桐称他为“幺”，又听贺兴桐告知，其父贺教之原在贺文慈的湘鄂边游击大队当过副大队长，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由于其父辈的交情，贺兴桐与贺学明之间，至今的往来仍很密切。

在张家界小住的数日间，贺兴桐除了应酬大量的人事，写了许多幅书法之外，还和我多次谈到过他和他父亲以及贺文慈的传奇经历。临别前的晚上，在酒店的宴席上，贺兴桐突然对我说道：“贺文慈和我父亲他们的经历可以写本书，康学，我希望由你来写，你看怎样？这可是个好题材呀！”

我不假思索地脱口回道：“行，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不过，要写就按真实的人和事来写，这样行吗？”

“当然可以，大的史事就是要求真实，至于细节嘛，可以加工，也就是说此书少添油加醋，但适当的调料还是要的！”贺兴桐打趣道。

“我很赞成你的观点，就这么办。”我答应了。

“好，我等着你早日拿出这部大作。”贺兴桐举起杯来，和我一起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

接着，贺兴桐又要“明幺”多配合我的采访，要他给我的写作多提供方便等等，贺学明都一一应允，写这本书的事，就这样在饭桌上谈定了下来。

此后，我按照贺兴桐先生的嘱托，开始搜集有关材料和对当事人进行采访。写这本书，我觉得还是有底的，因为有贺学明的配合，我想他对父亲的经历肯定知道的多，特别是他的母亲还健在，采访、搜集资料应该不成问题。

利用两个周末的日子，我特地到了贺学明家中进行了采访。贺学明的母亲李金莲虽然已经90高龄，但还很健谈，身体也很好，腰不弓，背不驼，身材较高，手指细长。穿戴

得干净利索，说话口齿清晰。跟她连续两天采访，先后聊了十多个小时，老人的精神一直很好。李金莲对于自身的经历讲述得较为详细，对她婚后与贺文慈的共同生活也回忆得较为完整，只是对贺文慈早期的经历不是很清楚。倒是贺学明从死去的大妈和其他熟悉情况的亲眷之中，了解到许多贺文慈一生的诸多经历，因而给我作了许多补充讲述，这使我对贺文慈的了解就更全面清晰了。

2007年9月初，受贺兴桐之邀，我与贺学明及洪家关村支书贺兴孟、村委主任贺学顺一起，有过一次云南旅游观光之行。这一次我们4人到昆明住世博园酒店、到香格里拉住扎西德勒酒店，到大理住下关世纪大酒店等，天天无事，都在一起闲聊。乘着这机会，我逐一采访了这几位贺氏家族的知情人，此外还有贺兴桐和贺兴栻两兄弟，他们都给我详细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个人经历和族人的一些内幕史实故事，其中，贺学明和我常到一起，我们俩人当然谈得最多。贺学明虽只读到初中毕业，但他脑筋灵活，工作经验丰富，为人又能说会写，对于洪家关贺氏家族的事几乎无所不知，对他父母传奇经历更是熟知难忘，他自己一生的路也多磨难曲折，给我曾兜底倾谈，有了这么多采访的素材，我想我可以构思动笔了。

从云南回返之后，我即琢磨开来，但动了几次笔，似乎还未找到灵感。我决定再到贺文慈当年活动得最多的桑植芭茅溪、四门岩等地看一看，贺学明遂又伴我一起走了一趟。我们租车从芭茅溪进到四门岩，在车溪湖住了一晚，第二天又爬到四门岩林场最高的瞭望台观看了一番地形地貌，那起伏的山峦和云海波涛十分壮观，贺学明指着远处的山峰一处处给我讲解，那边是湖北鹤峰、梅坪、堰垭，这边是桑植五道水、龙潭坪、汨落湖……耳畔吹起松涛声，仿佛就是贺文慈游击队的战斗歌声，那翻腾的云海波涛，就好比是敌我搏杀战场腾起的硝烟！

接下来，我们从瞭望台下，从一段枫树林中走过，那漫山的枫树叶一片红彤彤，仿佛是漫山遍野熊熊燃烧的火焰，我的心在那一刻被激动了，灵感似乎瞬间就喷涌而出，《野火》的书名随即在我脑海中跃出。我的这本书也就从那时开始动了笔，按照最初的想法，我是以采访的实际内容为主，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加以一些艺术的虚构，来描述贺文慈及其游击队的传奇经历和故事。初稿完成后，自感不很如意，原因是太拘泥于真实史实，结果束缚了手脚，于是推倒重来，决定真正以小说创作的手法，虚构一些人和事，这样一来，写起来就顺手多了。此书最终当然也就成了一本虚实相结合写成的小说。此书第三稿写完后，我曾请贺学明看了一遍，他说看的过程中很激动，甚至还流了泪，说写出了真情实感。这使我感到很欣慰，因为这本书主要是为他父亲极其游击队而创作的，贺文慈的亲人能够满意，我也就遂了一大心愿。

此书写作中，有些对白使用了土家族方言，有些难懂的方言作了少量注释。初稿写完时，正值我儿子李超前读研究生，他花一个假期的业余时间，帮我打成了这部二十多万字的小说，还帮我提了一些创作意见，边打边修改了部分词句，我的《大湘西写真集》三部

书他都帮助打过字，作过一些文字润色工作。在此特别提及是想要继续鼓励他。贺学明先生及其母亲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大量素材；贺兴桐先生为促成此书提出过很好的创作思路，初稿完成后又亲自帮助审读修改，至到定稿完成，并帮助联系出版。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主要人物描述

贺文慈——

出身贫民，小时读过私塾，有一身过硬武功，为人机警，有勇有谋，绰号贺豹子。年轻时因反抗恶势力的追捕而投奔贺龙部队，后任湘鄂边游击大队长，成为游击队八大结拜弟兄之老大。红军长征后，奉命率部留守地方，在极为残酷的恶劣环境中，与敌人斗智斗勇，坚持不懈斗争直到解放，为保护红军伤病员和家乡的父老乡亲做出过重大贡献。

李金莲——

一个身材高挑长相漂亮的奇女子，出生小商之家，性格泼辣，敢爱敢恨，绰号红辣子。因拒绝做向胖子之妾而险遭活埋，被游击队解救后，与已丧妻的贺文慈相恋结婚。后在“卧壕”中不幸被捕，监狱中坚强不屈，贺文慈率游击队终将其救出，夫妇得以团聚。

向登兰——

向东山的女儿，家庭富有，因父母强迫她给县长岳德伟当填房，为不做婚姻牺牲品，遂与家庭决裂，出走途中误入深山，被蛇咬伤，为贺文慈所救，两人结成婚姻，后为掩护红军伤病员跳崖，受重伤不治而死。

贺教之——

游击队中八大结拜弟兄之老八。长得身材高大，清秀英俊，一表人才。读过小学，放过牛，为地主打工时，不堪剥削而杀了财主，后投奔红军，被分配到游击队。为人勇敢仗义，不怕死，绰号舍命王，在掩护红军伤病员的一次转战中受伤被俘，被救出后，深得贺文慈赏识，任命他当了副大队长。此后成为贺文慈的得力助手。

何子林——

游击队中八大结拜弟兄之老二。长得身材瘦削，会医术。小时当过兽医，一次为财主家治猪瘟，未能救活猪而遭毒打，一气之下把财主家一把火点了，上山拉了杆子，不久为游击队收编，与贺文慈等八人结拜成兄弟。赤溪之战后参加红军主力部队，长征时被留下，照顾伤病员，成为游击队的重要骨干。性格开朗活泼，幽默有趣，绰号“笑扁鹊”。

李登顾——

游击队中八大结拜弟兄之老三。长得魁梧高大，为人忠诚老实。性憨厚，年轻时当过篾匠，一次赶场途中被土匪所劫，此后入匪部，后为贺文慈部收编，成为贺部的重要干将，绰号“三篾匠”。抗战时在前线牺牲。

周兴怀——

游击队中八大结拜弟兄之老四。个头适中，会飞镖绝活，性情古怪，爱自行其是。一次在路途中拔刀相助，救了贺芝姑一命，两人从此成为恋人。后在云头山负伤被俘，关押中病死。绰号“一支镖”。

赵金辉——

游击队中八大结拜弟兄之老五。身材长得矮敦，为人侠义，做事偏激，曾与贺文慈等八人结拜成兄弟，因不满抓改组派铤而走险，杀伤县委杨书记而被捕，后被部下救出，到野鸡山另立山头，成为绿林好汉。绰号“镇山虎”。

巫豪——

长得瘦小，绰号“猴子”，善多变，有轻功。年轻时因偷鸡被人抓住，遭毒打时为贺文慈所救，加入游击队后成为八大结拜弟兄之老六。在一次买药中被捕叛变，经贺文慈审讯教育后醒悟，后在小溪之战中引敌上钩，中弹而死。

童文安——

游击队中八大结拜弟兄之老七。长得身材高大，鹰勾鼻。有高超刀功，天分高，人很懒。为了图口饭吃参加游击队，性幽默，喜玩笑，绰号“懒虫”。

马加宁——

湘鄂边特委保卫科长，后任游击队参谋长，留守后方多年，抗战之后奔赴延安。

贺香姑——

湘鄂边游击支队司令，贺龙大姐。在湘鄂边坚持多年战斗，为支持红军保卫后方根据地作出过重大贡献。后为叛徒出卖，在突围中壮烈牺牲。

贺芝姑——

贺文慈妹妹，曾任孤育院院长。与周兴怀相恋结婚，后在云头山与敌战斗中牺牲。

向元姑——

早年嫁与贺龙，在上海为叛徒出卖而被捕，坐过数年监狱，抗战时被释放，回至老家，仍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为避难后在白杨湾出家当尼姑，解放前夕病逝。

刘长英——

贫民女儿，长得美貌漂亮，温柔贤惠，在游击队中当护士，与贺教之相恋结成夫妻。解放后与丈夫一起到重庆参加工作，肃反中被冤屈受整，清洗回家后病逝。

张英——

游击队战士，个头偏高，性格好强。作战勇敢。为报母仇而加入游击队，掌管游击队的战旗，后为保战旗不幸被杀。绰号“张杆子”。

甘荣——

贺文慈贴身警卫，为人忠诚老实，多次出生入死战斗，立过不少功劳。

向先胜——

绰号“向胖子”，沙塔坪镇镇长向东山的儿子，上过军校，任过多年县保安团团团长。

性威严内敛，阴险毒辣，是红军游击队的主要劲敌。解放时只身脱逃，后被抓获枪毙。

岳德伟——

曾任多年伪县政府县长，贪得无厌，搜刮民财，有绅士送匾嘲弄他“天高三尺”。绰号“铁公鸡”。

朱际凯——

绰号“朱疤子”，伪保安团长，湘鄂边清剿总指挥，刚愎自用，好大喜功，曾率部多次围剿游击队。

巫楨——

县警察局局长，四十余岁，为人凶横狡诈，生性多疑，是清剿游击队的得力干将。

向东山——

向氏族长兼沙塔坪镇镇长，家大业大，六十余岁，以维护忠孝仁义和家族法自居，外表一本正经，骨子里男盗女娼，性好色，后病死。

郁连城——

五十来岁，绰号“郁大麻子”，向东山的大管家，与游击队为敌，后被游击队处决。

第一章 痛打兵差

湘西桑植与鄂西鹤峰交界的边区有座大山名四门岩，其地距桑植县城约有百余公里。其山高约上千米，周围纵横几十里。境内层岚叠嶂，森林茂密，地势险要。进山只有几条羊肠小道，并要经四个岩门才能上山去，故此地名称作四门岩。当地有民谣曰：“四门岩，万重山，云里行来雾里钻。站在山头能讲话，若想见面要一天。”而外来人进这座山，一般都要从芭茅溪沿溪而上；途中可见鸟鸣山幽，溪水碧绿，鱼儿畅游；高耸的岩石奇形怪状，高大的树木遮天蔽日。上到山峰附近，却见脚下不远处有一峡谷十分宽敞：其峡谷长约十余里，宽约一二百米，中间是平展的盆地和一条清亮的小溪。这溪名曰车溪湖，溪的上游连接48条大岔和48小岔，地形颇似八卦阵，并与鹤峰县相邻。溪的下游与桑植芭茅溪、五道水等地相邻。该溪流至峡谷尽头，往山下形成一个高达百余米的瀑布。其景颇为可观。当地人传说，很久以前，天降大雨，车溪湖的水流不下去，四门岩一片汪洋，峡谷中老百姓的房屋和田地被淹，这时候有个仙姑下凡，用手四下一指，洪水就从四个天眼流了出去。这四个天眼即前汨水洞，后汨水洞，上汨水洞，下汨水洞，其遗迹至今尚存。为纪念这位仙姑，山上还修有仙姑庙。

在四门岩的峡谷内，明朝初年始有人居住。清末时，这里已有十多户人家。其中一户姓贺，老家原在桑植外半县的洪家关。户主贺仕万个头不高，有一身武功，为人仗义，年轻时加入过“哥老会”，人称万老幺。曾长期做木匠和篾匠，很会织草帽。有一年，他只身山中云游到了四门岩，在这里结识了一个漂亮妹子郁氏，不久两人相爱成亲，贺仕万娶她做了二房。并在四门岩的李家台修了一栋房子，不久又把大夫人阙氏和一儿两女三个孩子迁到了四门岩居住。

由于住在这偏僻的山中，与豺狼虎豹等各种野兽打交道的机会可就多了。山民出门，一般都要带猎枪和腰刀。贺仕万不仅是个匠人，他还会打猎，而且言传身教，让儿子贺文慈和女儿贺之姑都学会了打猎。特别是儿子贺文慈，初去四门岩时只有12岁，但胆子却出奇的大。他时常出没山中，和父亲一道做木匠，篾匠，或贩卖草帽、药材，做些小本生意。更多时候是在家里种地，在山中住了不久，贺文慈就学会了多种本事。他使用火枪无师自通，打起飞禽走兽来百发百中。许多次赶仗，他带着一只猎狗，将野猪、鹿子等猎物赶得四处乱跑，在众人的不断吆喝当中，他往往弹无虚发，最先将猎物撂倒，因此分到的肉也最多。贺文慈的个头不算高，但人很机灵，走起路来飞快，为此山民们给他取了个绰

号叫“贺豹子”。

有一年夏天，这位16岁的“贺豹子”遇到了真豹子。那是下午时分，他到山上守包谷，太阳很大，他躺在茅草棚里休息，渐渐睡了。这时，一只几十斤重的金钱豹突然闯进茅棚，两只锋利的爪子快要抓到他的脸上，贺文慈惊嚇中朝旁边一滚，一手从地上抄起腰刀，就和豹子摆开了搏斗架势。那豹子张开血盆大嘴，一个猛扑腾起老高，贺文慈轻轻一闪，躲开了豹子的撕咬，豹子再腾空一扑，贺文慈又闪身躲过。两扑没有咬着，豹子更加发怒了。第三次，这豹子又张爪欲扑，贺文慈揪准时机，抢先一刀插去，正中豹子肚腹，那豹子痛得一声大吼，用利爪把他的肩上、背上和头部及脸上抓出了许多血口子，贺文慈忍着巨痛，翻身骑上豹子背，两手死死掐住它的脖子，直到豹子血流满地，不再动弹才住手。

过一会，附近的乡亲闻声赶来准备帮忙，却见豹子已倒死在地，众人于是纷纷赞叹，贺文慈这时仿佛成了英雄一般，随即被乡亲们抬着回了家。

母亲看到儿子被抓得血糊淋淋的样子，已惊吓不已，但贺仕万却伸出大拇指赞叹道：“好家伙，不愧是我贺家的种。”

接着，四门岩一位有名的草药郎中给贺文慈上了药，经过一个多月的细心治疗，贺文慈被抓的伤口才渐渐愈合。伤好后，母亲问他：“你和豹子厮打，哪来那么大的力气？”

贺文慈回道：“反正想到是一死，就跟它拼了命相博，没想到力气就大了许多。”因为儿子打死豹子出了名，贺仕万也感到很自豪。这一家六口人在四门岩住了多年，由于山高皇帝远，平常没人能管到，日子倒也过得自由自在。但贺仕万是个闲不住的人，为人直率爱打抱不平，做匠人又长跑四方。有一次他下山到沙塔坪镇去做木匠，就惹出了一场祸事。

其时是深秋的一天上午，贺仕万正在村民张亮家做木匠，忽闻一阵哭声传来，又有许多人往村民张猫儿家跑去。贺仕万放下手中活计，也跟着跑过去看。只见张猫儿的妻子王氏直挺挺地躺在堂屋内的门板上，张猫儿和他的两个孩子正趴在王氏面前痛哭。

“朗门^①回事？”

“寻短见，吊死了呗。”

“为何想不开呀？”

“你不知道，她是受辱不过，向家那老东西搞了她，她想不开才上吊的。”

众人纷纷议论着。贺仕万从人们的议论中才了解到，这王氏因家中租了向家的田耕种，当年天旱，稻谷失收欠租，镇长兼团总向东山逼其用身抵债，她受辱不过才上吊而死的。张家一贫如洗，出了这种事，也不知怎么办，张猫儿平时就胆小怕事，这会儿更没了主见。后来，还是贺仕万出主意，帮他写了一张状纸，将向东山告上县府，县官最终判决，让向东山出了五十元光洋，买了副棺材作为赔偿，才了结此事。贺仕万帮打官司虽然

^① 朗门：怎么之意。

赢了，却不知向东山对他已怀恨在心。他做完活回到四门岩不久，向东山就派人来要抓他了。

出事的那天已是初冬时节，老天爷在一夜之间把气温骤降，四门岩山区的大地被铺起了一层薄薄的白霜。

天亮之后，一轮红日从远处的山垭慢慢升起。太阳的光芒渐渐融化了地上的寒霜，山里的气温又回升到了零上几度。起了早床的山民们，这时才惊奇地发现，周围的枫叶山林，转眼间已颜色大变，那被霜打的枫叶，一片片已变成了血样的深红。而此时此刻，这枫叶山林的景观更是格外壮观：只见成片的枫叶树是那么高大挺拔，那么茂密浓郁。那一山山，一棵棵的枫树，全都红得似血，红得似火一样！

就在这满山枫叶变红的那天下午，有四个背枪的兵丁突然来到了四门岩的峡谷里。这峡谷的寨子里有十多栋房屋，其住房多为用杉树皮盖的木顶。四个兵丁来到贺仕万家的木屋前停住，为首的领班罗鹞子就敲着木屋的门大叫道：“喂，开门，快开门！”

年近花甲的贺仕万这时打开门问道：“你们找谁呀？”

“这是贺仕万的家吗？”

“是呀，我就是贺仕万，找我干啥？”

“跟我们走一趟！”

“你们是什么人，为啥要跟你们走哇？”

“我们是沙塔坪乡的民团兵，是向老爷要请你去一趟哩！”

“向老爷，是向东山吗？他找我有啥事？”

“去了你就知道。”

“我要是不去呢？”

“不去，那由不得你。”罗鹞子说着，把手一挥又道，“给我绑了！”

几个兵丁随即一拥而上，贺仕万往中间一站，抱拳施礼道：“莫急，莫急，我随你们一块去就是了，你们这门远来，想必又渴又累，歇一会，喝杯茶再走。”说着喊屋里泡茶，自己随即走进屋，将几杯茶放在一扇足有百余斤的大石磨上，用手轻轻端着送了上来。几位兵差见状惊呆了。贺仕万旋即点了他们的穴，几位兵差动弹不得，拿着枪也不知使用了。儿子贺文慈这时从外面跑回家中，看到这一情况，便问是怎么回事，贺仕万把缘由说了，贺文慈听了非常气愤，跑上去照着为首的兵头罗鹞子就是一拳头，这一拳头正好打在其太阳穴上，罗鹞子一下倒在地上，两腿一伸，眼睛一直，立时断气了。贺文慈见他这么不经打也吓着了，口里即喊：“爹爹，拐火了，^①这个人不经打，朗门搞呢？”贺仕万将那人眼睛一翻，确认死了，接着说：“朗门搞，他该死。”随即将其他三个兵差解了穴，那三个兵醒后，一看这场面会吓死，立刻都扑通跪在贺氏父子脚下，口喊饶命。贺仕万说：“滚吧，下次再来，多带些人来！”三个兵差于是背着枪没命的跑了。

^① 拐火：坏了之意。

贺仕万这时看着罗鹞子尸体又对儿子道：“这家伙死了，向东山还会来抓我们，你怎么办？”

贺文慈道：“不怕！你不是常说，好汉做事好汉当嘛，这事我会担着。”

虽说不怕，贺仕万这一家一夜都没睡着。因为打死了向团总的兵丁，这决不是小事。大家商议一番，为了躲避报复，贺文慈决定去投靠堂兄贺文常去当兵。贺文常即贺龙的别名，三年前，贺龙靠着两把菜刀起义，砍了芭茅溪盐局，此后拉起队伍已当了一名称长。贺仕万则准备带全家到四十八大岔的荒山中去避难。

第二天一早，贺仕万和儿子贺文慈在寨子一则挖了一坑，将罗鹞子的尸体作了掩埋。然后，贺仕万即带着家人离开了四门岩。贺文慈则只身向洪家关方向走了去。